

冯苓植

狐幻

狐幻●冯苓植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Huhuan

狐
幻

冯
苓
植

责任编辑：刘征泰
封面设计：袁银昌

飘 幻

冯 苓 植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海峰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9.5 插页 5 字数 212,000

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1—2,700册

ISBN7-5321-0168-1/I·125 定价：3.50元



作者近照

内 容 提 要

冯苓植是读者们熟悉并喜爱的作家，他擅长创作幽默风趣又富有感情色彩的小说。这些小说多写动物，却又暗示蕴藏其中的诸多含意，使人在回味揣摩中洞观各色风俗与心态。

本书集中了作者最富特色又自成系列的五个中篇。其中，《虬龙爪》写八旗后裔们的养鸟习俗，一棵古树，引来鸟友聚首会盟，既有说不尽的热肠古道，又有讲不完的悲欢离合，此篇发表后颇受好评，并被六种刊物转载；《弧勾》构思新颖，剪裁巧妙，描述了古城京戏班子的小丑，落魄半生，忽又时来运转，居然敢同戏霸对抗，读来甜酸苦辣，百感丛生；《猫赋》中，使人啼笑皆非的闹剧，让读者窥见社会生活中的畸形现象，发人深思；《落风枝》与《古德、您哪、拜》二篇，也都通过颇为曲折离奇的故事，真实地映现了古老中华大地上春风骀荡的改革开放潮流，反射着社会意识的折光。

作品人物形象鲜明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，于别具一格的艺术特色之中，引起人们对于陈腐观念和人生哲理的思考。

目 录

虬龙爪	1
狐幻	62
猫鼠	117
落凤枝	178
古德、您哪、拜！	254

第一章

如果外地人初来到这座大都市，冷不丁地问一句，市中心在哪里？谁也不会想起普店街。按说它位于的卫海区该是正宗的中心区，它是这座城市的发祥地。

还在大清盛世，就围着这块不大的地方筑起过城墙，它便由集镇正式成了城。八国联军打进来，四面墙轰塌了三面，它的地界由此又扩大了。现在的一百五十平方公里市区就是以它为中心，慢慢扩展、繁衍而成的。然而随着城市的扩大，它却越来越破、越来越挤。新区的居民从人数到实力都居优势。人们随着离宗忘典，不再以它为中心，甚至它的存在都似乎影响了繁华大都市的形象，羞于提及。这座都市是全国首批开放城市，从西哈努克亲王到伊丽莎白女王，无不光顾此市。

要以繁华和位置而言，中华区该称为首。西方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门户，又靠经济侵略统治中华。八国联军的兵营一撤，八国的富家财东们便涌进来，在这里沿着月牙河修起一条长十里的月牙道，又沿着月牙道盖起一座座高高大大的一长溜儿建筑。大百货公司、大银行、大饭店……光看这些异国色

鸟的价值不等。便宜的三、五块钱一对儿，贵的三、五十以至二、三百的也有。这首先得看产地。比如鹦鹉，讲究山东青岛产的，画眉讲究四川产的，百灵讲究张家口产的。不是正宗产地，价格略低几筹。其次再看毛色、神态、长相、欢蹦劲儿。

宗二爷这只百灵子，是货真价实、地地道道、不折不扣的张家口货。

街坊们不懂这里头还有这么大的学问，就以为这只百灵子是件稀罕物儿。其实，养鸟在这儿早有悠久历史。遥想当年，乾隆爷为戍边的在旗子弟修筑这座城，就是想以老北京为模子的。后辈儿孙不负浩荡皇恩，深感五坛、八庙倒可少一点儿，可那老北京的小玩艺儿：溜个马，架个鹰，斗个蛐蛐儿，玩个鸟儿的，却绝对不能少。好您哪！这家的姑奶奶常常从京城回来探亲，那家的二舅爷又往往进京去当差。这里就连说话，一直到现在还保持着京腔京味儿。只不过因为口外吃牛羊肉多，舌梗子稍稍发硬，话音儿听着已不如老北京那么俏、那么溜、那么打得弯儿多。如果再少了鹰啊、马啊、蛐蛐啊、鸟儿啊这点谱儿，那不就更透着让人笑话吗？好在国泰民安，孩子一落地就有俸禄，这几手绝活儿竟颤颤悠悠一直传了好几百年。不过到民国已渐流入民间，这方面的能人好手已多出于市井之辈。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中断了好一阵子，使这几手绝活儿几乎成了千古绝唱。可这几年却随着高楼大厦拔地而起，这几手绝活儿又渐渐透出了生机，尤其是玩鸟儿，方兴未艾。

可话又说回来了，如果在前三月您和宗二爷提玩鸟儿，他准能和您急了。什么和什么呀？但自从这只百灵子衔回来宗二爷的魂儿，那情景可就不同了。

是啊！在干得正欢实的节骨眼儿上，冷不丁地被拨拉下来

了，给谁谁受得了啊？且甭管过去对宗二爷这个人儿传闻如何，就论那一口气儿没上来，在医院冰棍儿似的整整躺了一个多月，那也就够让人心疼一阵子的了。哼！还说是什潜伏性心肌梗塞，瞧瞧如今医院这水平？

后来就是“据说”了。宗二爷好不容易活着回了家，成天躺在炕头上尽是日娘操祖宗。一提起机关的事儿就犯病，直翻白眼儿喊胸脯子堵得慌。大夫说，在家养个花儿务个草的，想法让他转移转移注意力。他那老伴儿赶紧张罗了，没想到宗二爷一见这花红柳绿，脾气变得更加怕人。还直嚷嚷这是家里存心要他好看，咒他不得好死。乒、乓！四个花盆摔成了八瓣儿。知父莫如子。儿子出面埋怨娘了，说这不是存心戳爹的心窝子吗？他瞅见红花就必定想起什么红柿子、红辣角、红萝卜，瞅见绿叶就准想起芹菜、芫荽、羊角葱！

后面的“据说”就更神了。说的是宗二爷久积阴德，而儿子更是孝感动天，一次出差路过张家口，竟意外得着这只百灵子。宗二爷初见这鸟儿，还神神道道地直犯迷糊。可不到片刻工夫，便六神归位，显得格外清爽起来。又过了几天，宗二爷就端着鸟笼子在老城根公园出现了，病歪歪地还透出股子洒脱劲儿。

可这一洒脱两洒脱不要紧，宗二爷竟身体复原真得变洒脱了。不到三个月就变成了地道的爱鸟者、真正的鸟行家。就是有人为他打抱不平，他也总是一摆手儿，说：

“得了！还提那个干什么？梦，就象作了一场梦！您听我这小姐子叫儿口不？地道的音儿，打凉败心火！嘿嘿……”

听！小姐子？宗二爷干脆把这只百灵子，当成了自己宠惯的老丫头、压窝儿的小闺女！怪不得有人说，养鸟儿有助于修身养性，乐在其中，其乐无穷！可见其言之不谬。

小妞子有功！不但家里消灾免了难，就连机关里也透着安静多了。同事们松了一口气又感到纳闷：莫非象胳肢窝儿识字、鼻子尖儿认人，百灵子也有鸟体特异功能？

嘿嘿！宗二爷笑而不答，显得更洒脱了……

二

说话间，宗二爷已经托着鸟笼子，面带微笑地走进了老城根儿旁的小公园里。

这里必须补充说明，老城的爱鸟界也分两大派。如今，老年间的房子早已扒得差不多了。剩下那点小胡同小院，也早已淹没在拔地而起的高楼群中。这老城爱鸟界的两大派，也由此应运而生。新派儿多是高楼住户，玩鸟儿带着股洋派头，新鲜玩意儿特多，集中地点是城郊的现代化大公园。而老派儿则多是些矮小四合院的老住户，什么过去掌勺的、收破烂的、动泥水活的、钉鞋补掌的、吆喝卖小吃喝的，岁数大了玩玩鸟找个乐子、求个清静，集中地点就是这老城根儿的小公园。

两派尚能和平共处。新派儿称对方为“老帮子”，老派儿称对方为“匪派儿”。不过，据说市政协一位副主席，正准备出面组织统一的爱鸟者协会，以求得结束这“老帮子”和“匪派儿”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。

宗二爷似乎还不了解这一切，只是一味顾自己的就近，顾自己的洒脱。老城根儿小公园从年轻时候就逛惯了，顺眼、舒坦！

一汪湖水，几株垂柳，跨过石带桥就是那隐密的小树林。这里便是鸟的乐园、自发的鸟市、老派儿爱鸟者独有的社会。就连那些专找幽静之处打太极拳、练鹤翔功的主儿，也不敢随意来此

一显身手。据说，一位自谓功力深厚者刚刚在这里运气入定，就见数十个爱鸟者一齐掀掉鸟笼套，刹那间百鸟争鸣、婉转入云，入定者一惊一乍，差点走魔入邪，从此就再没见犯境入侵者。

宗二爷托着鸟笼子，一身和气地走进了小树林。抬头一看，几株小树杈上已经挂上了几只熟悉的鸟笼子。但那株最显眼的、似专门横长出一枝虬龙爪的小树上，却没有人敢于贸然挂上鸟笼。这是老派儿爱鸟界不成文的规矩，鸟儿也得“梁山泊英雄排座次”。主随鸟荣，谁敢呀？

宗二爷一见就摇头了：

“诸位、诸位！这算什么和什么呀？我这小姐子有个地方，就算大伙儿赏脸啦！这，这这……”

可没等宗二爷“这”完，就有人马上抢过鸟笼子挂在了虬龙爪上。

随着便是一片寒暄声传了过来：“宗二爷！您早哪！”“宗二爷！您喝了吗？”“宗二爷！您抽一根儿！”“宗二爷！您……”好象在爱鸟者的社会里，只有这样的称呼才透着亲切、近乎，才透着爱鸟者社会自己特有的风味儿。

三月前，您这样叫试试……

宗二爷现在感到的却是一种满足。微微含笑应付着，还顺手接过了鸟友递过的那根儿香烟。不抽！行吗？透着瞧不起人儿。两个烟圈儿喷过，宗二爷抬手有板有眼地退下了鸟笼套。虬龙爪不能白占着，得挑这个头儿。

宗二爷的小姐子露脸了，只见它身形俏丽，颜色灰黄，遍体油光闪亮。尖尖的嘴儿轻轻地梳理了几下羽毛，歪着头儿机灵地瞅了主人片刻，便浑身一抖，跳上鸟架，欢快地叫了起来。

几位鸟家也不敢怠慢，纷纷揭开鸟笼套，露出自己的宠物

儿来。

百灵子是一种好胜心极强的鸟儿，几只鸟在一起就要开口比赛，而且绝不轻易服输。宗二爷的小姐子开口一唱，几位鸟家的百灵子也放声大叫起来。一刹那小树林里众鸟争鸣，竞比高低，啼声不断，互不相让。

宗二爷脸上透着宽容，又透着谦虚。可那小姐子却显得气盛，得理不让人，越叫越有劲儿。这家伙跳上跳下，左顾右盼，叫声宏亮悦耳，音色优美多变，时而短促，时而绵长，时而絮语，时而高亢……渐渐地一个个百灵子败下阵来，耷拉着翅膀哑了口。

“好。”四周响起一阵阵喝彩声。

宗二爷只觉得喝了好酒一般，一股晕晕乎乎的感觉，从脚后跟直冲天灵盖儿。可他的脸上却透出歉意，透出和气，弹指一克鸟笼子，笑着说鸟儿：

“得了！显什么？”

但小姐子还在趾高气扬地叫着……

玩鸟的老少爷们谁不服啊！但宗二爷却直愣愣地盯着自己的宠物儿，神智竟有点恍惚起来。他隐隐忽忽地想起了半年前，那算什么和什么啊？各式各样的蔬菜，笼子一样的办公室，自己比这只鸟儿还跳得欢，嗓门还叫得亮，可……真有一种宛如隔世之感。

“二哥，您真能呀！”是哪儿飘来一股尖酸刻薄的声音？

宗二爷一定神儿，只见瘦里巴肌的侯七，皮笑肉不笑地站在自己的跟前，背后脖梗子上斜插着一根横木棍儿，上头落着一只极不安分守己的“老西子”。

这里还得插上一笔。玩鸟者除了“观赏”和“听口”两类鸟之外，还有一种不太被爱鸟界高雅人士所看重的小玩闹——姑且

称着杂耍鸟。如“鸟头”、“交嘴”、“老西子”之类。这种鸟虽大都不很值钱，但却能来些杂耍特技表演。有的能从观众手中叼走小硬币，有的能把小纸旗送到旗座上，有的能把抛向高处的弹丸凌空接住，常常引得外行们喝彩叫好。杂耍鸟不入流，自然就难入笼了，只配在紫木棍儿上站着。

侯七这只“老西子”即使在杂耍鸟里也是末流货，什么本事也没有，只会喳喳着乱叫。

但宗二爷一见侯七，还是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儿。这小子两个多月前，就让自己羞得钻了耗子洞，今儿个怎么又从哪个窟窿里钻出来了？

众鸟家也都感到纳闷儿……

侯七从小和宗二爷在一起站柜台，在“香必居”酱园里当小伙计。临到解放时的“香必居”，已是这老城里数一数二的老字号了，专门经营油盐酱醋，各类酱菜，干鲜果品，时令蔬菜。当时侯七和宗二爷都是十六七岁，被掌柜子分配到柜台外专卖时令鲜菜，比谁吆喝的声音高，比谁作成得买卖多。那时候，侯七就显然不是宗二爷的对手。尽管他把嗓子都喊哑了，可无论从声儿啊，调儿啊，糊弄出去的菜儿啊，都比宗二爷差远了。为此，常挨掌柜子的大嘴巴子。解放后，侯七就更是步步跟不上趟儿了。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、公私合营，宗二爷由营业员、小组长，当了门市部主任。随之，又由职工转成了干部，进了市蔬菜公司，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。没几年便由干事、科员、升任为公司业务办公室临时负责人。虽然还没正式任命，但已被蔬菜界恭恭敬敬称为“宗头儿”。可侯七呢？嘿嘿！三十多年了，私——公私合营——公，猴头巴脑儿的，还是个门市部卖菜的。无论大人小孩，大伙儿都拖着长长的儿腔，没大没小的喊他“侯儿——七！”尽管他嘴

尖毛长，争五比六，一点用也没有，眼巴巴地瞅着宗二爷的老伴儿进被服厂当了工人、儿子进机关开了车。而他自己的老伴儿，却直到如今还是个骂骂咧咧的家庭妇女。女儿初中毕业了业，愣在家里哭哭啼啼呆了四五年。直逼得前两年他一咬牙，两筐西红柿子搞了个假证明，提前病退，让闺女顶了班。姥姥！侯七说什么也不服这个气儿！

“二哥！赏根儿烟抽抽！”侯七的声音。

“哦！哦……”宗二爷猛醒过神儿一看，侯七正涎着脸儿，嬉皮笑脸地伸过一只手。

“你呀！”宗二爷啪一下扔过烟盒，行动透着宽宏大量，可眼神儿却透着警惕。

“二哥！我算服了您，在哪个行当上您都站高枝儿啊！”侯七猛吸了一口烟说。

“老七！你小子嘴上就是缺把把门的锁儿啊！”宗二爷温和地嗔怪着。

玩鸟的老少爷们似乎也放心了……

大伙儿都唯恐侯七破坏了爱鸟者社会特有的和睦气氛。这小子玩鸟儿舍不得下本钱，让老婆骂得在屋里呆不住，就脖子里插着根棍儿，玩起那不起眼儿的“老西子”。鸟儿没一手绝活儿，可就他，成天在小树林里叽叽喳喳挑事儿发牢骚。不但为鸟讨食儿，自己还赖着脸儿四处讨不完的伸手牌香烟。尤其是以前——关老爷子的鸟儿占据虬龙爪的那些日子，这小子瞅准了老头子爱戴高帽子的脾性，可干了不少惹人嫌的事儿。关老爷子嫌鸟友们不争气，端着鸟笼子进京住姑娘家去了，这家伙就更猴头巴脑地想以接班人自居。

嘿嘿！多亏了三月前宗二爷出现了……

“没有讲，我正想问问你知不知道什么情况？”

高伯年不知道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他只知道一块石头堵到嗓子眼。

他从没有被放在这样一种位置上过。这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情，他是这座城市的一把手。

高伯年从解放这座城市就在这里了。三十五年的历史，他的名字已经和这座城市紧紧联系在一起。全市四百万人口，可能有人不知道现任国家主席是谁，但绝不会有人不知道高伯年的名字。而现在，他在市民心目中的位置已经动摇了，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已逐渐在取代他。上届调整市委班子，曾有人动议调他到另外一个省去当人大主任。中央领导说：“还是不要动了，他熟悉这个城市。”这才不过两年，向总理汇报这样大的事情，都可以不由他去，甚至不通知他，不经过他，一个电话打给了阎鸿唤。这座城市现在可以没有他了。这是一个信号，他心里清楚自己，尽管他在会议上多次表示过，到时痛痛快快交班，要培养年轻人，让年轻的同志早日担起重担。可现在，不用说退下来，就是这样冷落一下，他的神经都感到疼痛。他害怕这一天的到来，他受不了寂寞。多少年来，他习惯了“交伯年同志批阅”，“请示一下伯年同志”，“按伯年同志的指示办”。指挥、拍板、行使决策权，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生活习惯和必需，而且慢慢地占据了生活的全部内容。他不能想象，有朝一日离休之后这些变为一片空白，对于他这样一个事业心、责任感极强的人来说，将是一种什么日子？

当然，现在他并没有更多的这种恐惧！他认为这座城市目前仍离不开他，还没有合适的人选接替他。市长阎鸿唤的威望不过是个假象。

他对阎鸿唤的感情是复杂的。三年前，是他首先提名让阎

鸿唤当市长的。“阎鸿唤是个实干家。”在中组部和市委常委会上，他这样评价他的接班人。他没有看错，阎鸿唤上任三年，市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实实在在干了几件漂亮事。但他也逐渐发现了阎鸿唤的许多毛病，他骄傲，对老同志、老领导的意见不那么尊重。常常自以为是，过多地抛头露面，这些事常惹得高伯年心里十分不愉快。

思绪万千，高伯年在床上辗转反侧，好不容易到下半夜才迷迷糊糊睡着，但五点半又准时醒了。算了算只睡了两个多小时。

他沿着鹅卵石小路走去，这条小路的尽头是阎鸿唤的房子。阎鸿唤是第一次单独向总理直接汇报工作，要提醒他，在中央领导同志面前不要把弓拉得太满，要谦虚、多听指示，少表现自己，尤其要强调市委整体的作用。关于市政的全面规划方案，不要先讲出去，等过些日子，高伯年自己去北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再讲。

他走着走着，突然又停住了。昨天阎鸿唤电话里并没有请教他，或是跟他研究的意思，丝毫没有。只是问他知不知道，阎鸿唤未免太狂妄、太自信了，难道他不懂这么大的事，应主动找市委书记研究研究？阎鸿唤的眼里还有没有他这个书记？甚至这个电话，都很难说没有别有用意，比如暗示，他阎鸿唤俨然已经是这座城市的决策人，暗示，总理对他的赏识和信任。……高伯年越想越不对劲儿，他不主动找我，我又何必主动上门找他，助长他的得意情绪，表明我对这件事的重视？不，高伯年决不能在他的心目中落得这么个感觉。他应表现得轻松，把这件事看得很淡，看成一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小事情，高伯年背起手，转过身，踱着方步往回走。

还没走回自己房前，他又站住了。他必须把注意事项告诉

“虬、虬龙爪……”

“对对！宗二爷，您赏脸了！”

“赏、赏脸了……”

宗二爷在一片“赏脸了！赏脸了”的呼唤声中，只觉得一股热气腾腾的暖流，刹那间传遍了全身。然后又汇聚在一起，直向心窝子涌去。一涌、两涌，猛地把堵塞的心眼儿全都涌开了窍。飘飘忽忽中，他感到眼前豁然开朗了，整个身心沉浸在三月来从未有过的满足之中。

“宗二爷！您不吭声就是答应了！”

又是一片喊“对！对！”声，宗二爷厚道地笑了。但等他醒过神儿来一看，侯七这小子没了，和他那只多嘴滑舌的“老西子”，一起隐没在敬仰的人群后了。

可不知为什么，关老头子这人物，却神神道道地留在宗二爷的脑海中……

后来，这位过去的祖师爷却始终没有出现，他渐渐接受了宗二爷这称呼。变了，彻底变了。超然了，洒脱了，甚至连侯七这小子也忘了。只听说这小子又跑到大公园供“匪派儿”打哈哈，却绝没想到这小子还敢回来。

可今几个侯七，又鬼头巴脑儿地钻出来了，这小子？……

“嘿嘿！二哥，关老爷子回来了！”

“哦！”众鸟家一惊，宗二爷一乍。

“您瞧——”

三

侯七这一嚷嚷不要紧，就连众鸟笼里的鸟儿们也屏声静气，